

31岁护鸟人三年救鸟超千只

青岛市陆生野生救护站员工刘粟讲述鸟类救护故事



人物名片

刘粟

年龄:31岁

身份:青岛市陆生野生救护站员工

“万物皆有灵,鸟类也是如此。”

你有故事,请联系
我们
早报热线:82888000

心声

让我们和小动物和谐共存

虽然近年来,人们的保护意识在逐年提高,但类似的情况并不在少数:因为修理空调外机、粉刷外墙等人为活动拆毁巢穴,让同一屋檐下生活的“小邻居们”无家可归。“很多人还是很难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野生动物,往往都是觉得好玩,或者是因为人们的利益,就以牺牲动物的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,这种观点和做法是不可取的。每个生命都有生存的自由,同小动物们和谐共存,人类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。”刘粟说。

“我们见证过太多的不堪和死亡,网鸟、偷猎、违法饲养以及人类建筑和其他活动,都会造成鸟类伤亡,鸟类是脆弱的,一面玻璃、一根电线,都可能是致命威胁。看着这些受到人为伤害的小家伙们,我经常在思考,人类究竟该如何与鸟类,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共存?”刘粟告诉记者,他期待着未来人类的发展能够更好地评估对动物、甚至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。

轻盈的羽翼勾勒出自由的弧度,绚丽的冠羽巧妙装点着蔚蓝的天空,清丽婉转的啁啾传唱着自然生命的奇迹。鸟类既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者,又是人类智慧与梦想的指引者,这一庞大的物种始终同人类同呼吸、共命运。然而,伤病、受困、迷途……意外之多,加之环境的变化,使得鸟类的生存活动面临多重挑战。如何才能保护好这些遨游天际的精灵?在青岛,有这样一群护鸟者,为保护鸟类而四处奔波忙碌。近日,青岛市陆生野生救护站员工刘粟向记者讲述了鸟类救助的故事。

一份热爱 一腔热忱 上千生命得以延续

“万物皆有灵,鸟类也是如此,虽然野生救助总是很忙碌很辛苦,但我很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。”今年31岁的刘粟从事鸟类救护工作已三年有余,他在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,不过对鸟类的热爱让他迅速成长为专业的鸟类救助人。

“因为从小就喜欢动物,毕业以后我就进入了动物园工作。起初,我负责养鹦鹉,出于兴趣爱好,平常也经常观察鸟类,所以对鸟类的了解还是比较丰富的。”在照料鹦鹉的过程中,刘粟逐渐加深了对鸟类的了解,也乐在其中。“之前我就一直在关注动物保护的相关内容和话题,后来又在工作中接触到了青岛市陆生野生救护站的工作,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。”2021年,刘粟来到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工作,并正式成为一名野生动物救护者。

青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在这里所救护的动物绝大部分都是鸟类,所以救护站经常接到各种鸟类救护的求助。为了学习鸟类的救护知识,刘粟没少下功夫,不仅在网络上查阅资料系统学习基础救护知识,而且到处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和同行,还在救护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实战经验。不知不觉间,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专业的救护者。三年来,刘粟和同事们接收处理了近千只鸟,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,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、游隼和红隼等,成功放归各类动物两百余只。

一只白鹳 一次救助 惋惜背后深藏思考

“我仍然记得,三年前我曾救助过的那只东方白鹳。”刘粟告诉记者。2021年11月12日的中午,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,“那是个休息日,同事告诉我在崂山区有只大鸟需要救助,这只大鸟被热心市民送到了当地派出所,我观看了发来的视频,一眼认出这只需要救助的大鸟是东方白鹳。”刘粟对当初接到求助电话的情景记忆犹新。

“我的心当时就提了起来,因为我



每次放归,刘粟都要借机给公众科普救护知识。受访者供图

曾在职业鸟类救助师张率老师的《那些我生命中的飞羽》中读到过天津东方白鹳中毒事件,13只在生死线边缘挣扎的白鹳经过救助不仅恢复了健康,而且被成功放飞,那个时候我就被白鹳的神秘和美丽迷住了。张率老师曾多次为我的救护工作提供宝贵建议,所以确定这次需要救助的大鸟是东方白鹳后,我整个人马上就紧张起来了。”刘粟一边紧急联系当值兽医,一边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去。在派出的院子里,只见这只美丽的大鸟安静地伏在地上,只有受到惊扰时才勉强扑腾几下,刘粟注意到它的右翅骨折,无力地耷拉着。

“东方白鹳这种大体型鸟类是很难被控制的,在运输途中需要将它的翅膀固定,从而防止二次伤害。说来也很神奇,同事提出用麻袋固定这只东方白鹳骨折的右翅,但我拒绝了,二话没说便将它抱了起来。这只受伤的东方白鹳也没有挣扎,仿佛知道我们是在帮助它。”一个多小时转运路程偶有颠簸,白鹳受惊就会挣扎,刘粟始终紧紧抱着它,最后手脚都麻木了。

然而受伤的东方白鹳的情况并不乐观,检查结果显示,它的右翅尺桡骨开放性骨折,不得不当即手术对它进行截肢。按照救护的原则来说,非特殊情况下不能截肢,截肢就意味着从此剥夺了它的自由。但是在翅膀持续出血的情况下,大家不得不忍痛作出决定。手术持续了接近一个小时,望着还未苏醒的东方白鹳,刘粟不由地想,“东方白鹳实行的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,它的伴侣找不到它,应该会很难过吧?”

接下来的几天,几位救护者轮流照看着受伤的东方白鹳:为了避免缺水,晚上给它补液;准备了各种食物,帮助它恢复进食,从而补充营养。虽然情况短暂好转,刘粟和同事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这只东方白鹳缓解病情,不过还是无力阻止它的右翅伤情急剧恶化。加之因为右翅截肢后只能趴卧的原因,这只东方白鹳的右腿腿部肌肉严重退化,最终到了根本站不起来的程度。

“每次这只东方白鹳看见我们的时候,总是奋力扑腾着残缺的翅膀,却一次又一次狠狠地砸向地面,我总觉

得它在说,‘看,我没事,我还能飞。’”刘粟和同事们尝试了各种方法,都无济于事。2021年11月19日15点,这只美丽的白色精灵永远地离开了。

“这只东方白鹳的身躯静静地躺在那里,可我觉得它飞走了,飞回那个属于它的地方了。”刘粟泪流不止,后来他总是会想起白鹳那双安静又美丽的眼睛,那洁白的身影总在提醒他,救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。

一窝幼隼 一次放飞 希望救助能少一些

刘粟告诉记者,救护站也经常接到救助城市内栖居动物的请求。2021年6月22日,刘粟和同事们接收了四只绒毛尚未褪去的小红隼宝宝。因为工地施工拆迁,它们的父母不得不弃巢而去,多亏好心人将“小家伙们”及时送到了救护中心。

“当时是第一次遇见日龄这么小的红隼,我们都有点措手不及。救护它们的主要难点在于避免它们和人类产生‘印痕行为’,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影响。”刘粟和同事们用一个水盆模拟鸟巢的结构,将水盆固定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,在周围搭上树枝,模拟鸟巢附近树枝伸展的环境,鼓励小家伙们做“离巢探索”。

“我们还打印了成体红隼的照片,在进行饲喂的时候要求饲养员用照片挡住脸,不允许说话和交谈,同时播放红隼乞食的音频。这些行为都是尽快给小家伙们建立‘我是红隼’的认知。”刘粟说。

随着小红隼们的快速成长,刘粟和同事们每天都忙着给小红隼捉知了和蚂蚱,还有负责捉老鼠的。这些都是红隼的日常食谱,通常是由父母传授的生存知识,而现在,这个过程只能由救护者们“代劳”。看着小家伙们羽翼渐丰,刘粟有一种“老父亲”的喜悦感。

在救护中心度过了55天的“幼儿园”生活之后,2021年8月14日早上,四个“小家伙”被放进了放飞专用纸箱里,它们跃跃欲试的飞翔渴望透过箱子的震动传递出来。随着箱子一个一个地打开,小红隼们重返蓝天,消失在天际。看着它们头也不回的背影,刘粟十分平静,“‘孩子’总有长大的一天,要学会适时放手,天空才是它们最理想的归宿,也希望未来这样的救助能够少一些。”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魏铌邦 见习记者 吴涵